

纸上还乡

许永强

乱世里的烛火

青年时期的李汝南，入新都县令傅培梅幕府任职。彼时晚清动荡，川滇边境战乱频发，地方团练为邀功请赏，肆意抓捕无辜百姓，冠以“游匪”罪名，致使狱中人人自危、冤狱遍地。

一次，团勇抓捕近两千名所谓“游匪”，未经审讯甄别，便欲尽数诛杀。乱世之中，杀伐似是常态，县令亦默许此举。危急关头，李汝南站身直言，恳切劝谏：“若不逐一审讯甄别、分清善恶，枉死者不计其数，此罪责



群鸟呼 周文静 摄

无人能担！”

他无慷慨激昂的言辞，唯有一句守住良知的追问，却如死水微澜，撼动县令本心。随后众官共审案件，最终查实仅数人罪无可赦，其余近两千无辜百姓尽数被遣返还乡。

宏大的史书，惯于记载王朝更迭、战乱兴衰，可历史的温度，藏于无数微小的善意与坚守。一介书生，于乱世之中无畏强权、坚守本心，以一己之力保全两千生灵，如暗夜烛火，微弱却滚烫，照亮了乱世的良知。我想，彼时的他未必毫无畏惧，可正因心怀敬畏、明知艰险仍挺身而出，这份善良与担当，才愈发珍贵。

京华的孤灯

同治三年，三十七岁的李汝南入选优贡，入国子监深造；同治九年，金榜题名考中举人，自此扎根京华二十载。这二十年，是他人生最辉煌，也最落寞的岁月。

辉煌之处，在于他才华盖世、五艺兼通，诗、书、画、印、琴无一不精，是晚清蜀中罕见的全能文人。其书法宗法二王、取法苏米，行草洒脱飘逸、神采斐然；所绘墨兰清雅空灵、格调高洁，自成一派。彼时京华名士云集，李汝南凭温润品性与绝世才情，结交一众朝野文人，与同乡挚友诗文相伴、泼墨抒怀，慰藉异乡漂泊的失意。

可繁华之下，尽是落寞。终其一生，他未能考中进士。在科举至上的年代，举人虽有名声，却终究难遂仕途理想。他数次奔赴会试，屡屡落第，为守初心、谋生计，被迫滞留京城。

此后，他以卖画为生。短短四字，道尽文人半生辛酸。昔日寒窗苦读、心怀家国的书生，不得不放下身段，以笔墨换碎银、以书画谋衣食。琉璃厂

的宣纸、宣南胡同的孤灯、北地凛冽的风沙，见证了他无数个煎熬的日夜。他笔下清雅的兰竹，藏着京城漂泊的清冷、归乡无门的思念、壮志难酬的不甘。即便彼时他的作品被世人争抢，连高丽贡使也慕名求购，风光无限的背后，是无人知晓的困顿与孤苦。

纸上墨与锅中粥

光绪二年，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，听闻李汝南才名，慕名邀约入幕。光绪三年秋日，年近五十的李汝南辞别京华，缓缓南归，顺路回乡省亲。彼

资费，方才得以归葬温江。

我常猜想，他弥留之际，定然心念故土，难忘温江的流水田畴、少年灯下苦读的时光。他的一生，如树木年轮，辗转奔波、步步求索，终是未能画满圆满的一圈，便骤然落幕。

不言中的意境

肉身终会腐朽，笔墨可传千秋。李汝南离世后，大量书画珍品留存于世，温江区文管所、四川省博物馆、广东省博物馆均有典藏，后世亦整理出版《李汝南研究文集》，让他的文脉风骨得以延续。

品读他的书画，读懂的不仅是笔墨风骨，更是文人初心。其代表作《三清图》，以兰、竹、石入画，喻清雅、高节、坚贞之品格，题诗“赏心全在不言中”，道尽中国文人画的至高意境。一幅《四季花卉横幅》，笔墨简逸、设色淡雅，藏尽从容淡泊。一句“从来笔墨供游戏，何损妻梅子鹤人”，道破心境：半生功名利禄、颠沛流离，不过是人生过客，他毕生向往的，从来都是归隐自然、清静自在的生活。笔墨是他的铠甲，也是他的初心，藏尽一生修养与风骨。

寻找联结

我翻遍史料、品读书画，不再满足于纸上了解李汝南，只想踏遍故土，触摸他曾生活的痕迹。

我去往他的故里天府街道，如今此处高楼林立、车流不息，全然不见百年前的乡村风貌。现代化的都市肌理中，寻不到半点旧时烟火。唯有偶尔拂面的草木清香，能短暂隔绝尘世喧嚣，转瞬又被市井烟火覆盖。我也数次伫立金马河畔，流水依旧、芦苇摇曳、白鹭翻飞，百年江水滔滔不息，滋养着这片土地，一如当年。

这场跨越时空的寻访，悄然改变了我与温江的联结。从前的我，是纯粹的过客，只知城市的拥堵与烟火；如今的我，读懂了这片土地的厚重。走过老街，我会遥想他当年的足迹；生活困顿、心生烦躁时，我会默念他京华孤灯卖画、坚守初心的坚韧。

我寻找的从不是一处故居、一段旧迹，而是我与这座城市、与百年文脉的精神联结。那些高楼车流皆是浮世光影，唯有代代坚守、温润坚韧的文人风骨，是扎根这片土地的永恒根基。是李汝南，让我这个异乡人，真正扎根温江、归属温江。

夜深人静，合上史料，李汝南笔下的兰草依旧在心头摇曳，墨香悠远，穿越百年时光，历久弥新。这便是笔墨的力量，是文人精神的不朽。肉身终会湮灭，可文脉风骨、初心善意，终将随墨迹永存、代代流传。

窗外温江万家灯火渐熄，唯有金马河流水潺潺，日夜不息。八年旅居，我终于读懂这片土地的底蕴。来日途经河畔，我会留心路边野草繁花，知晓这片土地从不缺清雅风骨、坚韧初心。

我不再追问李汝南是谁。我早已明白，他是温江的文脉之根，是这片土地的精神底色，也是我这个异乡人，扎根此地的精神归处。

沙地上的墨痕

李汝南，字湘石，1827年生于成都府温江县维新乡（今天府街道）一户贫寒农家。彼时的温江，没有高楼车流，唯有沃野千里、水网密布，竹林绕农舍、炊烟漫田坝，满是川西乡村的温润气息。他的父母皆是勤恳农人，家中清贫，度日简朴。

史料记载，李汝南少年家贫，无钱购置纸笔，常以树枝为笔、沙地为纸，日夜勤学不辍。深夜读史，窗外雨声淅沥，我不禁遐想，那个在沙地练字的少年，心中是对未来的滚烫憧憬，还是对清贫生活的无奈焦灼？世人常将苦难浪漫化，可我深知，年少清贫的窘迫与挣扎，才是最真实的底色。

十四岁，当代少年尚在为学业迷茫焦虑，李汝南却已凭苦读考取秀才，补弟子员，在乡邻间声名斐然。贫寒子弟冲破阶层桎梏，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勤奋。我时常想象他年少离乡的模样：青布长衫洗得发白，行囊简单单薄，立于渡口船头，回望故土良田、岸边亲人，伴着橹声欸乃，奔赴前路山河。百年轮回，他自此走出温江，我辗转奔赴温江，一离一合，皆是与这片土地的缘分。